

指揮員在那裏？

劇話 幕四
著 鋼 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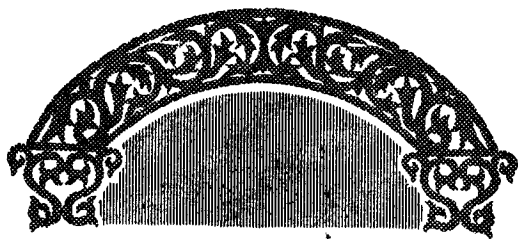
長華書店發行

4480

指揮員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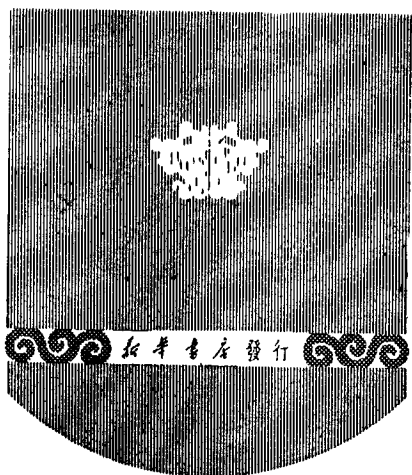
四幕話劇
黃鋼

上海人民



指揮員在那裏？

四幕活劇
黃 烟 筆



指揮員在那裏？

一九五〇年五月出版

劇作者 黃 鋼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滬)11—6,000

0434

本 事

在一九四七年冀察熱遼我軍發動秋季攻勢中，十月十日某縱隊派某師襲擊錦州飛機場，以掩護遼西全線我軍及民工隊那夜對北寧鐵路的戰略破擊。

某師在奉命前進途中，發現有敗退的敵四十九軍二十六師一個團駐於錦州飛機場西南二十里的紅廟子村及滑石山高地。於是在該師指揮部裏掀起了激烈的爭論。二團方團長說這種情況使我軍『進退兩難』，三團胡團長與方團長都不主張打；一團孔團長及師的砲兵營長却主張迅即作戰——堅決消滅攔住道路的敵一團人；在大家討論和連隊指戰員請戰之後，師長（兼政委）宣佈了他的決心：是放棄縱隊原交的襲擊機場的任務而變動專行：殲滅紅廟子、滑石山駐守的那一團敵人；因為該地是縱隊命令必須要鞏固佔領的錦州外圍咽喉地帶，不消滅該敵不

但我軍襲擊機場無法通過或回來，就是全線破擊的戰略行動也許會發生一部份意外情況。方團長、胡團長反對採取這樣的動作，主要是對錦州外圍作戰的困難及敵人防禦力量估計過高，顧慮錦州敵人會來增援；其中尤其是胡團長還拿出那年春天他在這地區打游擊的經驗來作證明。

但事實證明胡團長的局部經驗是不合時宜的了。師長（兼政委）親手主持的紅廟子殲敵戰總共祇用了一小時的攻擊，在設防不穩的村落與山頭陣地裏的敵人就叫我們完全打敗。整個戰鬥中重要的缺點，僅僅就是在三團擔任攻擊的那個方向，由於胡團長始終顧慮錦州的援兵，就背地與師參謀長商量之後擅自把三團隊伍調開向錦州方向佈置警戒，因此敵團長率一營人突圍竟然得逞——延至追擊後才被全殲。

突圍的敵人衝亂了胡團長拉去放警戒正要調回的隊伍，胡團長還以為是敵人援兵包圍了他們哩！胡團長在自己祇能掌握一個班時再去勇敢追擊臨死以前頑抗的敵團長，胡團長本人的腿部也打傷了。

等到師長（兼政委）他們去把負傷和跑遠了的胡團長費力找回後，胡團長除對三團指戰員有很多傷亡實在難受以外，還沒有別的更深刻的覺悟。個人是一貫勇敢的胡團長此時是不會認識到他自己的全盤錯誤的；直到縱隊首長們來電贊同和表揚這紅廟子戰鬥的機動殲敵以後，還在倔強地抵制正確批評的胡團長，開始願意考慮他自己到底有些什麼思想問題了。

時間 一九四七年十月。

地點 熱河我軍向北寧路進擊時；那時候，冀、察、熱、遼我軍幹部中尙未進行新式整軍教育。

人物 **師長** 某師師長兼政委。三十多歲，湖南口音，身體瘦長，精神特點是注意力集中。開玩笑的時候其實心裏還是在想着工作。（簡稱師）

周主任 該師師政治部主任。與師長同歲，說四川話，身高略胖。（簡稱周）

師參謀長 任何時候口齒都很清楚，可惜思想有時是在停滯狀態。（簡稱參）

孔亞雄 該師一團長。年輕，還沒到三十歲，瘦長，常常在靜靜地想。（簡稱孔）

方團長 該師二團長。不認真思索問題，可能是舊軍隊軍官出身。但是他的思想方法沒有改變徹底。（簡稱方）

胡德勝 該師三團長。身體結實，個子不高，滿嘴鬍渣子。把懷錶放在裏面的衣袋裏。（簡稱胡）

砲兵營長 比一團長還年輕，完全在八路軍裏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一看見他那純潔的舉止神色，就可以想見他過去是做過青年幹事、支部書記、指導員等這些工作的。可是他面色紅潤，從臉孔上已經看不出他是一個貧農家的兒子。（簡稱砲）

作戰科長 該師師部作戰教育科長。一說話你就可以感覺到他有把一切事情都辦好的熱忱願望，是學生出身，抗戰初期就決心搞軍事。（簡稱作）

彭科長 該師師政治部宣教科長。是南方人，說着不純粹

- 的國語，還戴一副無邊眼鏡，只是面色晒得很黑了。（簡稱彭）
- 何 醫 生 彭的妻子。流利的國語，說話快，嗓子好。（簡稱何）
- 陳 文 彬 東北電影製片廠的新聞攝影師。完全在八路軍裏培養出來的青年文藝工作者。（簡稱陳）
- 康 連 長 該師一團之連長。冀中口音。（簡稱康）
- 李 排 長 一團康連之排長。嗓音很粗的遼西人，外表就聰明。（簡稱李）
- 金 環 康連的一班長。二十一歲，在一般的條件下，說話不快。但在他不感覺拘束時，講事情就馬上流暢起來。（簡稱環）
- 金 老 頭 金環的父親。一個精明和敢講話的老頭。這是在敵我軍形勢轉變時，東北農村中願親近我軍的基本羣衆中之一種類型。（簡稱金）
- 傻 兒 啞巴，實際並不傻。金老頭的大兒子。金環的哥哥。（簡稱傻）
- 金 玉 金環的妹妹。（簡稱玉）
- 宣傳隊員 未成年，但發育已均勻。（簡稱宣）
- 電話兵甲、乙 都是解放戰士。（簡稱電甲、乙）
- 看 護 年輕，身體強壯，但不很胖。
- 通訊員、警衛員等數人及其他登場之人員等。
- 匪軍曹排副 講標準的瀋陽話。（簡稱曹）
- 匪軍崗排長及士兵甲、乙、丙、丁、戊和其他扮俘虜的臨時演員。

第一幕

後台隊伍集合場啦啦隊活躍有頃，在一陣熱烈的掌聲之後，揚起了「四快一慢歌」的歌聲。

錦州東南九十六里的虹螺店村鎮。台左：大樹，樹根可坐。樹根周圍又壘有石砌的方台；方台上，樹後，一個小廟；台右：一面白院牆，牆上靠着個寬而不很高的木梯，白牆上寫大字標語（從台裏寫向台外）：「打到南京去！（上行，下行）活捉蔣介石！」白牆轉角處和石台之間——在舞台中間——是該村鎮向南北和東西而行的大馬路過口。從小廟的方位可看出：朝着台裏偏右，是對着正南方——在舞台深處，南面較低的廣場上隱約可見有樹林、電線桿等。

攝影記者陳文彬手抱着新聞電影攝影機，肩掛着一個掛包從台左上，他被後台集合場沸騰着的歌聲所迷惑。登上台階，朝右

方、後方張望，又好像找人的樣子。台右彭科長與何醫生上，何掛着醫務人員用的簡便藥包。台後歌聲漸弱。

彭 噯，老陳，你找到我們師長沒有？

陳 沒有。

彭 （朝左後方看一眼，指那邊問）你到那兒去了嗎？

陳 沒有，正預備去。

彭 對，剛才我問了，師長正在那兒檢查電話排的工作。照他的老習慣，他給幹部們傳達任務，常常是在部隊出發前不一會兒。

何 是呵，誰也沒有師長那麼會計算時間。

彭 （笑，表示同意）噢，我給你介紹一下，這是我的愛人何愛蓮。師部限她今天十三點鐘以前從後方醫院趕到這兒來跟隊伍出發參加打仗去。（又對何介紹陳）他就是東北電影廠派到我們熱河戰場上來的新聞攝影師——陳文彬同志，老朋友，他準備找到師長，開始調查一下，我們這裏從分散的游擊戰轉到集中作戰有些什麼經驗。

何 對，你先找我們師長。他對總結經驗抓得可緊了。

陳 你們政治委員呢？

何 前些天把師政委調到縱隊當政治部主任去了。現在我們師長就兼政委了。

彭 （對何）剛才我給他說過了。（對陳）一會你先找我們政治部主任談談也可以。

三團團長胡德勝和通訊員匆忙從台右上。

胡 （走在台中時回頭對通）師長在哪裏？

通 檢直往那兒（指）！

彭 （追上胡）胡團長！

胡 （回過身來）呵，彭科長。（他倆握手）

彭 師長昨天要我問問你們團上，那個執行縱隊黨委整頓紀律決議的經驗，重新寫好了沒有？

胡 噯呀，打那回把我們那份報告退回來以後，我們團再就沒談哪！怎麼，急着要嗎？

彭 師部希望你們在規定時間交齊。

胡 師部這個辦法我是不贊成的。老實說：要求太高咯！只要有個工作報告寫得沒有內容、師長認為是提不出問題來，他就不客氣跟你把報告退回來呀，還勸你：『同志，好好想一想吧。』……同志呀，你們在機關的人不覺得：在部隊上一天多少事情呵?!——除了行軍，打仗，再就沒有時間了，一團二團都交了麼？

彭 交了，就缺你們的了。

胡 是呵，本來我跟政治處主任也本想把那報告再寫詳細一點，就是材料還不夠……我看，彭科長，你來幫個忙吧！

彭 材料倒是有呵！問題是你們團部領導上對整頓紀律的思想還不明確。

胡 （支吾其詞）呵，呵呵，那開頭一段，寫的時候，我不在家，我不在家呀！到衛生隊換藥去了。（指自己叫繃帶吊起來的左手腕上的傷）

陳 （走近胡）胡德勝同志，你還認識我麼？

胡 （看陳）唔……你是……？（還認不出）

陳 抗戰開始，你帶那一營人去燒太原附近飛機場的時候，我在你們團上做宣傳隊員！

胡 呵，你是陳文彬！愛唱愛鬧的傢伙！

陳 （同時也對彭說）我還演過『胡德勝同志火燒飛機場』的活報劇哩！胡德勝同志，以後我調到總部劇團裏去了，多麼想你呵！

胡 是呀，那時候你還是一個小蘿蔔頭子呢！今天長得這麼高了！

陳 四零年我到延安，還托到太行去的同志帶信給你呢！想不到今天在這裏看見你了。

胡 我也在延安住了兩年，把我憋壞了。你想，一個當兵的人，能成天啃書本子？好容易憋到日本投降，上級總算放我出來了。你現在幹什麼？

陳 在搞電影。……

胡 這倒不錯。你什麼時候給我們團裏英雄們照幾張像？

陳 那好辦。

胡 媽的，我們那些宣傳員多嚕也照不出張好像來。唉，衛生隊吧，差不多的病就對付不了。（對何）你看我這裏，（指腦穴）發矇！不知道怎麼搞的？你問他，（指陳）我往年那兒是這個樣子喲！噯，何醫生你給我配點藥吃吃！

何 你還覺得怎麼樣？睡覺好不？

胡 睡覺？前些時睡得還不錯。就是腦筋不能想問題，一遇到事情就發矇，這個腦袋瓜呀，就像他媽塊六零砲的砲盤子吊在肩膀上一樣，真沉呵！（何拿過胡的手按脈搏，她並

看錶，胡自語）師長還總說我不愛用腦筋，真冤枉死人。

全場稍靜片刻。

何（放下胡的手）你的病，跟一團長孔亞雄同志的病正相反……

胡 他，怎麼？

何 他，是用腦筋過分——腦筋一開動，就制止不住。（略停）師長也有這個病。（結論式的）但是你的脈搏很正常，身體比師長他們好得多了。

胡（快問）師長他們怎麼辦呢？

何 師長？他們不管它！說：『這個，不要緊！腦筋用過度一點，應該的。』

胡 開玩笑，開玩笑！彭科長，你的愛人怎麼啦？越變越滑稽了！真可以到宣傳隊去上台唱戲了！哈哈哈哈哈！（健康地自己笑了一陣）

彭（莊重地）胡團長，她對病人是從來不開玩笑的。

何 真的，我不是對你開玩笑，我說的是老實話。（拿出紙包的兩包藥來遞給他）這兩包藥，你先拿去，是幫助你的腦神經安靜的。用開水送下去就行，一回一包。我還希望找個機會——要時間夠，把你身體詳細檢查一下。

胡（接藥包先看看，馬上用筆記本裏的紙包起來，裝在上身口袋裏）這麼，還像個話。噯，下回檢查身體吧。（預備走）噯，彭科長，我差點又忘了，今天看見到處都寫這標語（指白牆上），咱們師裏就寫『打到南京去』，恐怕用不着吧？不如寫『打到錦州去』，最多『打到瀋陽去』，

就差不多了！你說呢？

彭 這不是我們宣教科擬的……

胡 （好意解釋）我知道，彭科長，我是說咱們整個師的事兒，應該是哪一號兵、就掛那一號槍，咱們是什麼人、就說什麼話才好呀！

彭 （慢慢地）這你弄錯了，胡團長。（指牆上）這是總部昨天夜間開始廣播的口號！今早上，我們就把這批最重要的中央文件派騎兵通訊員送到各個團去了，你怎麼還沒有看見呢？

胡 （從褲袋中拉出一個弄皺了的文件捲來，看上面封面的字，迅速拆開，全場靜）呵！（不禁唸出）『中共中央……公佈……土地法大綱』……（接着再翻下去）

彭 （誠懇地，補充一句，指着文件）總部在這宣言裏說：形勢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化，提出打倒蔣介石了。

胡 （把文件對疊起來，略現一點慚愧）嗨，我們的收發這兩天鬧病，信件都送的太不及時。（推掉責任）你看！（指文件）這還是我剛才騎馬出來，一個司號長攆上我，塞到我褲兜子裏頭來的！

彭 （惋惜）你們的通訊聯絡參謀兼的事情太多了！最近我在你們團裏檢查過報紙的發行工作：縱隊的時事新聞到你們連隊，平均比別的團要慢一天半。別的團有一天收不到報紙就嗷嗷叫喚，你們團裏：可還有團級幹部和營級幹部把師部的小報捲煙抽的……

胡 好了，好了，我要去找師長談件要緊事兒。……再見吧，

何醫生。（與陳握手）你一定要來照相呵。

通訊員隨下。

陳 一定，一定。

陳 這位胡德勝同志在這裏當團長吧；……

彭 是的。忘了給你介紹了——他是我們第三團的團長。在我們部隊分散打游擊的時候，是第三大隊的隊長。

陳 他是很勇敢的同志呵，抗戰開始他帶的那個營，人家都管叫夜老虎哇！

彭 現在也是這樣。今年春天，他還帶了一個營的樣子突到我們現在待的這個村子裏（指台上）來，這地方離錦州很近，敵人都震動了！

陳 呵！

師政治部周主任從台左上。

周 彭科長，你看見三團的胡團長了麼？

彭 （指中間通路）剛才從這裏去找師長去了。（連忙對陳介紹）這是我們師政治部主任。（擬介紹陳）這就是……

周 見過了。還是前天在縱隊政治部，我把他先拖到我們師裏來的。（對陳）你恐怕還沒見到我們師長吧？

陳 對了。

周 他昨天一直到連隊裏去檢查行軍。今天剛回來一下，又鑽到電話排裏去了。

彭 早上陳文彬同志跟我談了，希望在看見師長以前，你能夠把這個師的大概情況和師長的特點，先跟他介紹一下，因為東北日報還希望他寫通訊呢！

周 那好極了，好極了，情況我是可以談一點；不過，師長的特點——（想）噯呀，常在一塊，我倒說不出來了。

◎ 師長的通訊員從台中之通路上。

蕭 （對周）報告！（周回禮）師長叫我來問主任：出發前發給部隊的獎旗和獎品預備好沒有？師長和參謀長再有十五分鐘就把電話排的工作檢查好了，馬上到這兒來，再用十分鐘工夫開個小會，隊伍就出發。

周 （對通訊員）可以，都準備好了。告訴師長他們吧。（通敬禮下）（對彭）你去告訴宣傳隊，要他們把獎旗跟獎品都拿上，二十分鐘以後到這裏來集合、準備發獎品吧。

彭 敬禮！（向台左下）

周 （追上關照）噯，你告訴宣傳隊長，要把鑼鼓傢伙都帶來喇！

何 主任，我要走了，看衛生部集合沒有？（主任點頭）（對陳）再見吧！（從台左下）

周 來，咱們來簡單談幾句吧。（看錶，示意請陳在石台上坐下）東北軍區政治部不是委託你來了解我們這裏從分散作戰到集中統一行動有些什麼經驗麼？我們這點子部隊，從游擊隊變成爲正規軍，如今祇得到一個最主要的經驗，就是：一定要有嚴格的紀律……（陳拿出筆記本來迅速筆記）

第三團的通訊員上。

通 主任！（敬禮，給周一紙條）這是師長給你的條子。

周 （看了條子）請你們團長來吧。（通敬禮下）（對陳）哎

呀！不湊巧得很，我們已經約好了，我們第三團的胡團長要來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以後我再給你介紹一般情況吧。（陳起身欲走）你不要走。

陳 不要緊麼？

周 不要緊。你們記者應該了解這一些——只要你在這裏坐一會，你就會看見，我們的幹部當中還有人是用怎樣的態度來對付紀律問題跟自我批評……

胡德勝急上。

胡（敬禮）主任！師長沒有空。他叫先來跟你好好談談。

周 你談吧。

胡 縱隊這一回給我的處罰太重了，這種方式我接受不了。……

周 師長的意見怎麼樣呢？

胡 師長，他說：縱隊通令全軍對我警告還是對的。……

周 對呀！縱隊沒有錯呀，那你還有什麼意見呢？

胡 上級太不照顧我的威信了。我這回的錯誤頂多祇能向同級幹部傳達，怎麼能夠一直傳達到戰士們面前去呢？這不會影響我今後的工作麼？主任……

周 你要上級怎麼照顧你呢？

胡 我看這回秋季攻勢以來，上級看見好的就表揚，看見缺點就批評，還在幹部政策上，我認為是沒有掌握住『多鼓勵、少批評』的方針，會影響部隊情緒的。……

周（插言）不對！看是影響什麼情緒？進步的情緒還是落後的情緒？……

胡 我還沒有說完呢，主任！主要的，第二次楊杖子戰鬥我自